

军旅点滴

军营的年，把家和国融在一起，让人走得再远，都忍不住回味。

军营的年

■ 司伟宽

近30载军旅生涯，大部分春节都在部队度过。军营的年，有欢笑，有温暖，更有刻在骨子里的责任。

军营的年，从一场热热闹闹的晚会开始。除夕前两天的晚上，大礼堂张灯结彩，官兵们分营连坐得整整齐齐。节目大多是基层官兵自编自导自演：修理营军士李石头的脱口秀幽默诙谐，令人捧腹；汽车连指导员刘富中打快板，把发生在连队的故事编成词，句句带着兵味；通信营女兵编排的舞蹈略显生涩，依然引来台下掌声雷动。没有华丽的舞台，没有专业的灯光，可那股子接地气的热乎劲，让人心里踏实。

营区也被精心装扮。大红灯笼顺着主干道一路挂起来，映得柏油路面都泛着红；各连门口的春联是官兵自己写的，“保家卫国辞旧岁，戈戈待旦迎新春”等等，抒发着战士的豪情；七彩的旗帜也拉了起来，风一吹哗啦啦地响，像在跟远处的岗哨打招呼。

最难忘的是除夕包饺子。炊事班提前把肉馅调得香喷喷的，面团醒得白白胖胖，分到各班时，班里顿时成了“战场”。有的新兵在家没下过厨，拿着擀面杖不知所措，老兵班长就握着他们的手教：“擀皮要中间厚边缘薄，包的时候捏紧点，不然下锅就成片儿汤了。”

大家用脸盆和面，把课桌当案板，啤酒瓶当擀面杖，包出来的饺子千姿百态：北方籍战士包的像元宝，南方籍战士捏的像小包子，还有人别出心裁捏成五角星的形状——美其名曰“战斗饺”。

下锅时更热闹，有的班火开大了，饺子煮得皮开馅露；有的班忘了搅锅，锅底结了层硬壳。可饺子端上桌时，没人嫌弃，大家就着蒜水吃得香喷喷的，心里暖烘烘的——这是全班一起忙活包好的，战友情就在这氤氲炊烟里，悄悄浓了几分。

除夕夜的哨位也动人。老部队有个传统：除夕夜，干部要替战士站岗。记得有一年雪下得特别大，政治委员接过哨兵手中的钢枪时，笑着说：“快去看看吧！”哨兵敬礼时，军服上的雪簌簌往下掉，眼里闪着光。

干部们站得笔直，既时刻保持警惕守护团圆，也为战士们能踏踏实实坐在电视机前，看一场完整的春晚。

那几天，宣传部门把文体活动安排得丰富多彩。游园会上，猜灯谜的人围着红灯笼较劲，套圈的人蹲在地上眯着眼睛瞄准，孩子们举着糖葫芦在人群里钻，赢了铅笔橡皮都能高兴半天。

营连里更热闹。拔河比赛时，加油声直冲云霄；象棋桌前围满了人，楚河汉界两边争得面红耳赤；卡拉OK机前，五音不全的战士吼起《军中绿花》，喝彩声、掌声不绝于耳。

军营的年，从来不只是热闹。哨位上的钢枪始终擦亮，战备库的物资一应俱全。2008年春节，豫南遭遇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火车站挤满滞留旅客。我们接到命令时，饺子刚出锅。官兵们饺子没吃完就出发，抡起镐头铁锹，在结冰的高速公路上开出通道。工兵团的战友在火车站广场支起大锅，煲汤的热气混着雪花飘，旅客捧着热汤说“谢谢解放军”时，我们心里比吃了饺子还暖和。

2020年除夕，新闻报道里，解放军医疗队连夜登机驰援武汉的画面闪过，我忽然想起老连长说的话：“军人的年，是随时能放下筷子的年。”是啊，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哨位上站成雕塑，在风雪里举起镐头，在危难来临时逆向而行。

如今，在浓浓的年味里，已经脱下军装的我时时想起在军营度过的春节。大礼堂的欢笑声，雪地里干部接岗的身影，那声“过节不忘战备”的提醒……军营的年，把家和国融在一起，让人走得再远，都忍不住回味。

国防纪事

马年来临，我想写写曾经邂逅的一匹功臣马。

提起功臣马，人们一定会想象那是一匹躯体壮美、高大威猛的战马，跑起来凌空跃起，犹如离弦之箭。我要说的功臣马，却是一匹体高仅1.15米的矮马，既不高大，也不威猛。

与这匹矮马的相遇，是20世纪70年代初一个深秋的下午。我所在的某工程团团部毗邻某部农场，那天约了两名战友到农场去看一位老乡——农场副场长，姓马。

农场有一个马队，养了十几匹马。来到农场，四野一片斑斓，我们看到几匹马在草坪上悠闲地吃草、撒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匹黄黑相间的矮马，脖子上有一圈醒目的白毛，仿佛围了一条白色的围脖。它的肚子圆圆的，鼓鼓的，腿细而短。

这时，马副场长骑马赶来。他一勒马缰，双脚夹住马肚，翻身下马，让我们看到当年奔驰在草原上的骑兵连长的身姿。

握手寒暄后，我指着那匹矮马问马副场长：“它怎么这么矮？”他并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大喊一声：“‘白围巾’，过来！”只见那匹矮马闻令而动，从几米开外奔跑过来，立定后打了一个响鼻。

马副场长轻轻地摸着矮马的脊背，随即向我们介绍：“这是贵州矮马，是我国的稀有马种。史书上有记载：‘高三尺，乘之可于果树下行’，汉赋有果下马，高三尺，以驾犍”。别小看这矮马，它耐力强，能负重凌高涉险，爬坡过坎如履平地，且性格温和，与人很亲近，无论是陌生人还是孩童都容易骑行。”

马副场长的一席话，让我们听得入迷。接下来，他讲起眼前这四匹矮马的故事——我们这里的十几匹马，都有名字。因这四匹马脖子上有一圈白毛，我们叫它“白围巾”。奔跑时，它脖子上的白毛迎风翻卷，煞是好看。它可是一匹功臣马，故事几天几夜都讲不完。

那一年，部队组建了一支骡马队，为进入深山剿匪的人员运输给养。“白围巾”是第一批进入骡马队的，那时才3岁多。见它长得矮小，送给养的战

士不忍心让它驮运太多东西，故意给它少装一袋货物。谁知“白围巾”通人性，见别的马驮得多，自己驮得少，硬是不起蹄。直到战士把少装的那袋补上，它才欢快地奔跑起来。

贵州多为山地，且遍布灌木丛，一些高头大马在平地疾驰如飞，但走崎岖山路的速度不如贵州矮马。一次，驻地苗寨发生瘟疫，派人到部队求援。为了争取时间，上级要求医疗队的同志全部骑马赶路。“白围巾”是第一匹被抽点的马。那天出发时已是下午4点，走到半路天黑下来。山高林密，坡陡路滑，“白围巾”载着医疗队队长在前面开路，后面的马匹紧跟其后。经过几个小时紧急赶路，医疗队终于在深夜赶到苗寨，为控制瘟疫蔓延赢得时间。

后来，医疗队荣立集体三等功，“白围巾”也被记三等功。因此，战士们都叫它“功臣马”。

在多次执行紧急任务中，“白围巾”落下伤病，不再适合长途驮运物资，后来被分配到农场。在这里，它耕地、拉磨，还不时充当典型的角色——农场让它佩戴大红花在马队前走一圈，立即会引起其他马的羡慕……

正当我们与马副场长交谈甚欢，饲养员小胡提着水桶走了过来，向我们介绍：“功臣马还有特殊待遇呢，每天比别的马多2两黄豆。”说罢，他从桶里抓出一把浸润过的黄豆，送到“白围巾”嘴边。它有滋有味地嚼起来，然后依偎在小胡身边，亲热地在他的军装上蹭来蹭去。

小胡说，“白围巾”刚来农场时，正赶上农忙收割稻子。别的马都被派出去运送稻子，“白围巾”被留下做后勤保障工作。饲养员上午骑着它上街买菜，中午赶着它为收割稻子的人送饭。几趟下来，它就记熟了路线，有时会独自奔跑几公里，把饭送到田地边头。

“真不赖！能够单独执行任务，不愧是功臣马。”我们由衷地发出赞叹。

后来，这匹功臣马也成了我的好朋友。空闲时，我会去农场看它，为它梳理鬃毛、冲洗身体，还用津贴费买来黄豆、水果喂它。

几年后，我随部队调防离开贵州。再后来，马副场长写信告诉我，“白围巾”寿终正寝，被安葬在农场的后山坡上。农场请人刻了一块石碑，上书“功臣马——白围巾”。

梦回坡池洼

■ 杨西河

一瓣心香

时序轮转，故土难忘。

我的老家在河南省卢氏县汤河乡高沟村偏远的大山上，一个叫做池洼的地方。从山脚下的村子到我家约3公里，崎岖陡峭的路面常被乱石、枯叶和杂草覆盖。贫穷，占据了我的童年记忆。山上所有工程改造、种田劳作，全靠人工和耕牛。20世纪80年代初，乡党委、政府带领群众攻坚克难，兴修大坝，在街后边的季家庄修建一座小型发电站。因坡池洼山高路远，直到1999年才通上电。如今想来，那一根根架在山间的电线，串起的何止是电流，更是乡亲们对光明的渴求。

小时候，能去一趟县城，看看外面的世界，是山里孩子最大的愿望。我第一次去县城，是20世纪90年代初，学校统一组织参加中考。百里路程，班车颠簸了3个多小时。风尘仆仆的脸上，漾着对未知世界的无限向往。

父亲不识字，12岁就扛起家庭重担。编筐、盖房、烧窑、做家具等技术活，父亲样样精通。母亲勤劳、朴实、贤惠，是邻里公认的好人。为养家糊口，母亲、父亲和哥哥白天上山开荒种地挣工分，晚上推石磨盘磨粮食。洗衣、做饭、喂猪、缝补衣服，母亲的两只手满是裂口。晚上闲下来，我时常看到母亲用胶布小心翼翼缠手指上的裂口。

8岁左右，我开始挎着竹篓，扛着锄头，在山上一边放牛一边刨药。从我上小学四年级开始，每年的学费大多是靠暑假刨药、挖野木耳卖钱挣来的。尽管很累很苦，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快乐，如今忆起心里暖暖的。

春夏季是放牛的好时节，也是我

童年最快乐的时光。我总是提前和邻居们约好放牛的时间、地点。东沟的草长得最密，岭上视野开阔，能望见远处的村落。大阴沟常年背阴，即便盛夏也清凉宜人。得益于山上茂盛的青草，当年坡池洼家家户户养的黄牛都膘肥体壮，油光水滑的皮毛在阳光下泛着光泽。

很多果树扎根在山野间，樱桃树、山楂树、梨树、杏树，等等。酸甜多汁的樱桃给我印象最深。山上的樱桃树有10多棵，树干粗如碗口。每年2月，春寒还未散尽，樱桃树枝便缀满粉白的花骨朵，风一吹，花瓣簌簌飘落，淡淡的花香漫过山谷。5月暖风拂面，枝头挂满一串串饱满的樱桃，慢慢由青转红，像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红玛瑙。

核桃是山里珍贵的特产，既能卖钱补贴家用，又能榨出香喷喷的核桃油滋养日子。我家的核桃树长得格外繁茂，一到秋天，青绿色的核桃布满枝头。收核桃时，父亲和哥哥会踩着梯子爬上树干，手握长长的竹竿用力敲打。最后，我们从草丛中一颗一颗拾掉下的核桃，手指被染得发黄，却乐此不疲。

那时的坡池洼，就像一个天然宝库。一棵棵果树不仅装点了偏远的大山，更滋养了山上人的淳朴心肠。

山路弯弯，牛铃已远。当年，我一身戎装走出坡池洼，如今已在军营度过30余个春秋，可时常在梦里回响的，始终是家乡的山风与叮咚的泉水。

梦回坡池洼，乡愁满枝丫。古语有云：“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在我心中，生我养我的坡池洼从未远去，它藏在我的心底，化作岁岁年年挥之不去的乡愁。那些刻在山间的足迹、浸在烟火里的亲情、落在岁月中的过往，都被这乡愁细细包裹，成为我一生最珍贵、最难忘的馈赠与记忆。

只有沉默中奔涌的热血滚烫  
让我们用最深的敬意  
致敬永不褪色的——迷彩荣光

你的笑容

■ 刘晓东

在海拔五千米的凤里  
你笑得比阳光还要明亮  
雪为幕布  
山作脊梁

钢枪与体温早已相熟  
迷彩裹着四季的风霜  
你说这这里的风最烈  
却吹不散心底的滚烫

当白云轻擦过帽徽  
当冻土捂热了脚掌  
你笑着，把远方的灯火  
稳稳扛在了肩上



喜鹊登梅(剪纸)

刘松柏作

短笛新韵

难忘巡边路

(外一首)

■ 李念臣

当界碑在晨雾中显现  
霜花便浸透佩戴勋章的岁月  
当长风翻越所有峰峦  
边关的脉络就在脚下蜿蜒

你看  
石壁上的刻痕  
是年轮的语言  
星河灿烂的哨所  
送走一个个不眠的夜晚  
断崖的鹰巢守着群山的誓言

融雪的溪流唱着古老的再见

我们离故乡很远，离边境线很近  
张开双臂  
就能抱住完整的春天

马蹄声碎  
惊醒蛰伏的生命  
巡逻队踩着月光  
将足迹缝进荒原

这就是我血脉里的征程  
用脚步丈量山河  
我总被星辰推向更深的夜  
而朝阳总把霜色染成请柬

忘不了融雪煮面的温暖  
挥不去白毛风中的呐喊  
肩上的巡边路

我反复梦见的地平线  
那儿有铜哨吹响的青春  
有挎包里发皱的家书  
还有界桩旁突然绽放的雪莲

那抹迷彩

那抹迷彩，是边关最坚韧的屏障  
穿越沙海，踏过雪原  
将万里国土默默守望  
巡逻的足迹  
在边境线上绵延成岁月的诗行  
铁丝网旁，目光  
穿透每一寸安宁的土壤  
洞察风吹草动，守护牧歌悠扬

你数过戈壁的星月  
迎过荒原的朝阳  
始终把誓言刻在心上  
妻子的牵挂  
化作信笺里的纸短情长  
爹娘的叮咛  
仿佛胡杨无声的凝望

舍弃小家团圆的灯火  
扛起戍边国防的担当  
没有震天的豪言壮语

除夕记忆

■ 王 胖

走在营区大院，炊事班的窗户正晕出团团暖光。门岗新贴的春联笔锋如刀，叩开记忆的闸门——我入伍后的第一个春节，倏地浮现在脑海。

那是重庆东南群山中褶皱里的一座小镇。营盘驻扎在槐坪山下，腊月里，湿冷的雾气终日裹着营房。冷，压不住心里那股噼啪作响的盼头。我们几个同年兵每天凑在日历前，用笔郑重地划掉刚刚过去的一天。空气里，一种不同于寻常乡俗的年味悄然发酵。

年味，最先从炊事班的砧板上钻出来。斩肉，切菜，老远就听见一片密集而欢实的咚咚声，那是好几把刀同时在砧板上起舞。热气从门缝窗缝里一股股挤出来，带着花椒、生姜、说不清的酱卤香味。帮厨是桩美差，大家都抢着去。我们几个新兵系上白围裙，把擦得如山高的餐盘洗净擦亮，然后倚在门边看。灶火呼呼响，舔着乌黑的大锅底。油花噼啪爆响，那气味混着缭绕的蒸气，织成一张名叫“年夜饭”的网，把我们这些想家的心妥帖地罩在里头。

除夕下午，贴春联，挂灯笼。我手脚麻利，被排长点了名。梯子冻得扎手，我提着大红灯笼爬上去，北风像刀子，专往脖颈里钻。手很快冻得发紫，捏着细铁丝，怎么也对不准那个小钩。“左边，再高些……好！”排长在下面仰着头，哈出的白气一团一团。当那两盏大红灯笼终于晃悠悠地挂在营门两侧，暮色降临，灯亮了。光晕从灯笼里透出来，暖烘烘的，焐热了想家的心。

学习室里，十几张桌子拼成巨大的操作台。班长拖着尾音喊出“包——饺——子——喽”，现场顷刻沸腾起来。擀面杖短缺，玻璃瓶上阵。老兵娴熟地转动手里的瓶子，面皮乖乖地舒展成匀称的圆片。我们这些新兵好像手脚绑了沙袋，瓶子在面团上磕出咚咚的闷响，面皮却黏在板上。包的饺子更是千姿百态：有的挺着“啤酒肚”，有的瘦得像梭镖，有的干脆“咧开了嘴”。班长看着我们的“作品”和一张张被面粉点缀的脸，忍俊不禁。

千姿百态的饺子在沸水里沉浮，蒸气氤氲，模糊了年轻的面孔。饺子端上桌，我们迫不及待一口咬下去，滚烫的汁液混着醋蒜的辛香直冲喉咙时，所有想家的酸涩都被这质朴而温暖的仪式感消融了。

零点将至，指导员不知何时站在了屋子中央，像变戏法般从身后抖出一叠红艳艳的信封。我急切地拆开，里面是一张裁得方正的卡片，上面是刚劲的手写字迹：“少年乘风破浪去，他日归来山更青。”邻铺总念叨家乡大山的小陈，收到的卡片上写着“一家不圆万家圆，此身今夜守山河”。一个个朴素的汉字像一颗颗温润而坚硬的石子，投入我们的心湖，激起幸福的涟漪。

喧嚣渐歇，我推开楼道门，想去透口气。寒气逼人，我看见哨位上一个身影，如松般挺立在雾中。走近了，才认出那是队长。那个沉默的剪影，成了我最深刻的除夕记忆——年味的尽头，忠诚的担当，是无声的守护。

兵之初的年味，不算精致，却足够浓烈，足以暖透往后征途上的寒冬。



马年大吉(剪纸)

张 标作